

从美食到文化

——论中国古代诗歌中植物形象的演进

王正刚, 江朝辉*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 广西 来宾 541600)

摘要: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植物形象可溯源《诗经》,《诗经》风格写实,着眼于植物的食物属性,作者更多是把植物当成生活不可或缺的美食对待;《离骚》中“香草美人”作喻,以植物的味、色、香等饮食属性为本,由实入虚,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以植物来象征隐喻人格精神的传统;到唐宋诗歌中,植物形象逐步虚化为一种文化符号,以比兴托寄模式来抒写现实人生。运用 ROSTCM6 软件提取中国古代诗歌中的高频植物字词并进行数据统计、意象解析,可探究古代诗歌植物形象从美食到文化的演进之路。

关键词: 诗歌;植物形象;美食文化

中图分类号: TS 97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8730(2021)01-0018-06

“意象”源自《周易·系辞上》的“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1],这是中国古代“立象尽意”说的哲学基础。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把“意象”的作用进一步升华为“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2],也就是说文章(包括诗歌)之首要任务就是运用各种意象来实现创作旨归。我们一般认为意象是指作者在文学作品中借助客观外物,用比兴托寄的手法表达主观情思的感性形象,有动物意象如鹤、雁;植物意象如松、竹;自然意象如云、月等。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植物形象可溯源《诗经》,《诗经》风格写实,着眼于植物的食物属性,人们更多是把植物当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美食对待;《离骚》以“香草美人”作喻,以植物的味、色、香等饮食属性为本,由实入虚,开启了中国诗歌以植物来象征隐喻人格精神的路径;到唐宋诗歌,实体植物形象逐步虚化为一种符号,以比兴托寄模式来抒写现实人生,此时的植物形象更多是一种虚化的文化象征。运用 ROSTCM6 软件提取中国古代诗歌中的高频植物字词并进行数据统计、意象解析,可探究古代诗歌植物形象从美食到文化的演进之路。

1 《诗经》中的饮食植物

作为中国文学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形象地反映了西周至春秋时期周王朝由盛而衰的五百多年社会生活种种面貌。“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3]185}因为《诗经》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文学一端,故孔子指出其作用之一就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中有大量的草木植物之名,其开篇《关雎》即有“荇菜”,“荇”又作“荇”,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解释为:“萋馥也。《周南》。参差荇菜。《毛传》荇、接余也。释艸荇作荇。”^{[4]36}“荇”是一种睡莲科多年浅水生草本植物,茎细长柔软而多分枝,叶略呈圆形似睡莲,浮在水面,开黄花,结椭圆果,其嫩茎、嫩叶可食,亦可入药,《诗经》称为“荇菜”。因生在浅水,所以妇女才能在水边安全地“左右采之”。荇菜对环境的要求较高,是水环境的标识之物,其所生之地清水缭绕,正合《关雎》描写的早期封建社会妇女采集野菜的原生态图景。亦有人认为荇菜就是今天的“莼菜”,

收稿日期:2020-11-03 *通信作者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BZW085);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7BZW002);2019年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重点项目(2019JGZ158)

作者简介:王正刚,男,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古代诗歌研究,E-mail:wzgwzg888777@163.com;
江朝辉,女,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审美文化研究。

乃“水八仙”之一：“苳……今是水悉有之，黄花似蕲，江南俗呼为‘猪蕲’，或呼为‘苳菜’。”^[5]“蕲菜”在《诗经》中还写作“苳”：“思乐泮水，薄采其苳”（《鲁颂·泮水》）。远古时期，原始自然环境尚未遭污染破坏，蕲菜在中原地区广泛分布，如今野生蕲菜只在云南、四川、两湖、江浙等地的湖泊、沼泽中零星分布，名列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作为美食的它，清新滑嫩，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氨基酸、磷、锌等营养元素，清热利水、消肿解毒、开胃补气，还有抗癌等药用价值。具体吃法有“凉拌蕲菜”“蕲菜鸡蛋汤”“西湖蕲菜羹”等，以“蕲菜羹”最为闻名，被誉为“江东第一美品”。

《诗经》前9首，《周南》6篇，《召南》3篇分别为《关雎》《葛覃》《卷耳》《桃夭》《采芣苢》《汉广》《摽有梅》《小星》《野有死麇》，考其内容，有“苳菜”“葛藤”“卷耳”“桃树”“车前子”“梅子”“包茅”7种植物，其中“苳菜”“卷耳”“桃”“车前子”“梅子”5种可直接食用。“包茅”，据《左传》“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6]之说，是用来滤去酒中的渣滓，亦与饮食相关。“葛藤”在古代主要用于织布。只有《汉广》《小星》篇中没有出现具体的植物。而据统计，《诗经》305篇中提及具体植物的有135篇，占比约44%，出现频次前10的依次是桑、黍（稷）、枣、小麦、（松）柏、葛藤、葫芦瓜、芦苇、大豆、柞木类等^[7]，其中可用于饮食的农作物有桑、黍（稷）、枣、小麦、葫芦瓜、大豆，比例远高于其他非饮食类植物，如“参差苳菜，左右采之”、“采采卷耳，不盈顷筐”、“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陟彼南山，言采其蕨”，人们采蕲菜、采卷耳、采芣苢、采其蕨，民以食为天，这些可用于饮食的植物能大量地出现在《诗经》中，也正是因为其果、根、茎、叶、花、皮等可用于人们的饮食，而当时的社会生活也离不开这些植物的饮食之用。

“桑”是《诗经》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植物，一共在21篇诗歌中出现了31次^[7]，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邶风·七月》），作者在感叹野鸟不要来偷吃他的桑葚。桑葚被人们称作“民间圣果”，既可直接食用，也可以熬成果酱食用，还可以酿酒，“桑葚者，桑之精华所结也。”具有“单食，止消渴。陈藏器，利五脏、关节，通血气，久服不饥，安魂镇神，令人聪明，变白不老”^[8]等功效。早在两千多年前，桑葚膏就已经

是皇帝们的御用补品，口感爽滑，甜而不腻，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B2、B3，以及维生素C和维生素E，治疗肝肾精血亏，具有养血乌发、安神镇魂的作用，被用来作为不可多得的保健药膏。由于中国古代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模式，桑树成为古代中国人种植在屋宅边最多的植物之一，是农桑文明的代表植物，对古代人们的生活极为重要，“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9]，这是圣人的教诲；“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是诗意的表达；“每丁给永业田二十亩，为桑田，其田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10]，这是法律的规定。桑的用途非常广泛，桑叶养蚕，桑葚可食亦可酿酒，桑皮入药亦可制纸，桑木可制作器具，连桑树上的寄生物都跟着沾光：桑寄生是有名的中药，食之祛风湿，补肝肾，强筋骨，安胎元；螳螂之卵若产在桑树上，得桑白皮津液之精气，就成了“桑螵蛸”，冬季采收，蒸杀虫卵后人药，有固精缩尿、补肾助阳之奇效；真菌生于桑树就成了“桑黄”，亦名“森林黄金”，药用价值极高，对于肿瘤、妇科病、肝病等均有很好的药效^[11]。桑树在古代兼具衣食住行等众多功能，故在《诗经》中排名第一，而黍（稷）、枣、小麦是古代中国，尤其是黄河流域最为常见的农作物，此类植物专注于古人的“食”，所以在《诗经》中出现频次排名第2、第3、第4。今天最主要的农作物水稻，在《诗经》中出场频次并不高，排名第12，仅出现6次，这也符合中国古代水稻的种植栽培历史。据考古研究，种植水稻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早期，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都发现有古水稻，可见水稻较早在湖南、江西等江南地区种植，尔后慢慢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而《诗经》主要记载的地区是黄河流域，所以出现的频率不高。

单篇作品中出现植物种类数量最多的是叙事长诗《邶风·七月》，一共有“桑、蘩、菁、萋、郁、薺、葵、菽、枣、稻、瓜、茶、樗、黍（稷）、麻、麦、茅、韭”等20种植物^[7]。《邶风·七月》反映了中国古代农民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涉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的劳动场面、生活图景，构成了西周早期社会一幅男耕女织的风俗画。而这保障人们衣食住行的植物里，最重要、最多的是可供饮食的植物。整个《邶风·七月》中，只有

“葦”与饮食完全无关,“八月萑葦”,是为养蚕之用,其他19种植物要么是单纯的饮食之用如“葵、菽、枣、稻、瓜”,要么是兼具饮食和衣住等功能的如“桑、茶”等。其中“茶,苦茶也。《毛传》皆云:茶,苦菜。”^[4]⁴⁶茶其实就是今天的茶,但在当时是以食用为主。正因《诗经》中出现的植物注重的是其饮食属性,其风格也以写实为主,基本没有虚妄与怪诞的描写,连想象夸张的成分都很少,其字里行间带着一种清新的泥土气息,“《邠》仅《七月》一篇所言皆农桑稼穡之事。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者,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晋、唐后,陶、谢、王、孟、韦、柳田家诸诗,从未见臻此境界。”^[12]方玉润所言此诗“亲切有味”、后代田园诗“从未见臻此境界”的原因,就在于作者专注植物的饮食属性,对农桑稼穡之事有一种客观实用的感情,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是不能明白农民对于可食用之物的感情。而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之类是文人对田园生活的美化和理想化,其所看重的并非“豆”的饮食属性,而是“种豆”的情怀,甚至可以说,在陶诗中,不管是种豆南山下,还是种瓜南山下,基本没差别,豆和瓜在他的诗歌中都只是一个情感符号。

2 《离骚》中的“香草美人”

中国古代诗歌中大量使用植物意象进行象征隐喻,表征中国文化精神是从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开始的,这里的植物已开始脱离其单纯的客观食物属性,作者将植物的色、香、味等饮食属性与人的品格相比拟,植物形象渗透了作者的主观情感。屈原《离骚》通篇以植物用喻,“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13]具体说来,《离骚》中出现的植物如下表1所示:

这里统计的20种植物并不是《离骚》的全部,《离骚》370余句、近2500字,出现的植物称谓很多与现代植物有别,造成识别上的困难。如“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中的“胡绳”,王逸注曰:“胡绳,香草也。”^[14]后世还有作品也提及“胡绳”,如唐陆龟蒙《采药赋》有:“胡绳繫晷以难驻,曷车载春而不返。”但都只说胡绳是香草,却没有确定是哪种香草植物。《楚辞植物图鉴》把“胡绳”分开解做“胡,今名大蒜”,“绳,今名蛇床”^[15],作者认为“胡绳”是今日常见的大蒜和伞形科植物野胡萝卜子,可为一说。但前一句

中的“菌桂”并非“菌”和“桂”,而是指桂树的一种,一般指油桂,可“养精神,和颜色,为诸药先聘通使。久服轻身不老,面生光华。媚好,常如童子。”^[16]那从修辞上说,“菌桂”与“胡绳”相对,“菌桂”是一种植物,“胡绳”应该是一种植物而非两种。

表1 《离骚》中出现的植物

序号	植物名称	《离骚》中的称谓	特 性
1	川芎	江离	草本,有浓香
2	白芷	辟芷、蕙茝、芳芷、芷	高大草本,味浓,茎紫
3	泽兰	秋兰、兰、幽兰	草本,被白色柔毛
4	紫玉兰	木兰	丛生灌木,花微香,外紫内白
5	宿莽	宿莽	草本,经冬不死,叶香
6	花椒	申椒、椒	小乔木,果紫红色,芳香可入红,其木淡黄,质地密致
7	菌桂	菌桂	大乔木,其皮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8	佩兰	蕙	多年生草本。根茎,淡红褐色,全株带香
9	留夷	芍药	多年生草本,花大色艳,观赏性极佳
10	报春花	揭车	二年生草本,开花早,花期长
11	杜衡	杜衡	多年生草本,可入药
12	菊	菊	多年生草本,其花观赏性极佳
13	薜荔	薜荔	匍匐灌木,其可作凉粉,藤叶药用
14	莲	芰荷	多年水生草本,花色丰富,集食用、药用和观赏于一身
15	朱槿	扶桑	常绿灌木,俗称大红花,花大色艳,四季常开
16	葎草	葎	一年生草本,似竹
17	苍耳	蒺藜	一年生草本,有果钩状的硬刺
18	丝茅	蔓茅、茅	多年生的蔓草,俗称旋花
19	艾	艾	多年水生草本
20	牛尾蒿	萧	多年生草本,初生时与菱蒿同

虽然有些植物难以明确其现今的称呼,但表1中的这20种植物大体上能体现《离骚》中植物

意象的特点:从植物的色、味、香等饮食属性出发,由实入虚,象征隐喻,托物言志,这也是中国古代诗歌里大规模以植物喻人的开端。“《离骚》所用隐喻大多独具特色,颇富于开创性。如以美人香草喻品美志洁:‘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17]作者根据植物的客观物质属性如气味、形态、颜色、味道将其分为“香草(木)”与“恶草(木)”两大类,分别对应现实生活中的“君子”和“小人”,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极具开创之功。大体上说,表1中的1-15类是“香草(木)”,后5类是“恶草(木)”。“香草(木)”,或其花香、或其色艳、或其味甘、或其枝挺;“恶草(木)”,或其气恶、或其形陋、或其味苦,如“葳蕤施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一般属于“香草(木)”的植物是美食或可入药,如《楚辞》中常见的“江离”,“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志江离”(《离骚》)、“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九章·惜诵》)、“江离兮遗捐,辛夷兮挤臧”(《九怀·尊嘉》),江离又名靡芜、芎,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今天一般用来入药,适宜瘀血阻滞各种病症,能祛风止痛,可治头风头痛、风湿痹痛等症。但在先秦以食用为主,“古人在农历四五月间发苗时,采叶煮羹或制成饮品,即宋代宋祁《川芎赞》所云:‘柔叶美根,冬不殒零,采而掇之,可糝于羹。’”^[14]又比如花椒,“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离骚》)、“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九歌·湘夫人》),芸香科落叶小乔木,在我国分布极广,至今仍是重要的食品调味料之一。而“恶草(木)”类的植物,大多不能直接饮食,如“施”是苍耳,俗称“饿虱子”,常危害果木豆麦等经济作物,其果钩状的硬刺,易贴附于家畜和人体上,极难脱离,小朋友常常用来搞恶作剧。“葶”“萧”“艾”等植物,极易攀爬蔓延,其形不挺,其志不坚,均不能直接饮食。作者用非饮食类“恶草(木)”类用来暗喻象征奸臣小人,也幽微地流露出对可饮食植物的偏爱之情。与《诗经》中对植物的客观写实不一样的是,《离骚》的风格显得虚幻浪漫,把植物的客观物质属性和作者的主观好恶情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奠定了在诗歌中描写植物由实入虚的路径,开创了我国诗歌史上的“比德”传统,但《离骚》中植物从饮食向文化的转向只是肇始,而且描写的植物以南方楚地植物为主,大多数植物并没有得到中华民族的集体

审美认同,也并未形成固定的“比德”模式。除了“菊”“荷”“兰”等少数在后代大量出现的植物形象外,大多数在《离骚》中出现过的植物形象如“芷”“薜”“江离”“揭车”等并未大规模地出现在后代诗歌中,植物形象在中国诗歌中形成相对固态化的“比德”模式是在唐宋诗歌中。

3 唐宋诗歌中的植物意象

继屈原《离骚》中的“香草美人”之后,左思《咏史》中的“涧底松”、陶渊明诗歌中的“菊花”,都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界中的“松树”和“菊花”,而是成为作者人格的象征。“比德说”源自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13]62}的思想,是将自然物与人的品性相联系,自然物的某种属性让人联想对比人的品德,人们在欣赏自然的过程中随之会获得审美感受,如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联想到人的高洁品德,清白傲骨。“比德说”的核心就是将自然物象征化、人格化、伦理化,自然物经过与人类道德、品性的比德,不再是纯粹的客观自然物,而是具备了浓厚的主观伦理性和社会性。在唐宋诗歌中,植物形象通过比德,其文化内涵逐步定型,文人抒写植物时看重的不再是其饮食属性而是其身上附着的文化精神。唐宋诗歌中的植物已从注重饮食属性逐步演化为一种植物文化。在宋代,哪怕是“蟾、虾、鹊、蟹之类,皆俗物也,而宋人以之名茶,写之入诗,是因为他们认为诗歌雅俗的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洁的人格和情操,而不在于描写对象、诗歌语言是高雅还是世俗”^[18]。文人描写植物形象,其目的是通过描写与植物相关的饮食文化,以比兴寄托方式来对应现实人生,抒发情感而已。如“茶”在《诗经》中是“苦菜”,是食品,而唐代陆羽在《茶经》首次提出茶最适合饮,“茶也从食品、药品转化为饮品,‘吃茶’变为‘饮茶’‘品茶’,茶开始从实用之俗物转化为审美之雅趣。”^[19]《诗经》中排名第一的“桑”在唐宋诗歌中均排名十几位,“采桑”依然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组,但“桑田”“扶桑”“桑乾”“桑榆”“桑梓”“桑路”“桑柘”等以“桑”象征历史、家乡的意象组合亦已大量产生,而《离骚》中较常出现的“芷”不管是在唐还是在宋,都已非常少见。

唐宋诗歌中梅、桃、李等植物形象大量出现,其中“梅”是全宋诗中出现的植物。最早提

及梅的作品是《诗经》中的《摽有梅》,这里梅并非指梅花而是指梅子,着眼于其饮食属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古代诗歌中的梅更多是以梅花比德人物而非指食用的梅子。寒冬之际,梅花独自绽放,历经风霜雪雨的洗礼,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梅以清癯典雅、疏朗入画的姿态,神韵清逸、苍劲老辣的神韵,冰清玉洁、凌寒傲雪的品质,象征了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蕴含了高尚的人格品质和强大的精神力量。到南宋,“梅花被推为群芳之首,花品至尊……正如范成大《梅谱》开篇所说:‘梅,天下尤物,不问智贤愚昧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轻重。’”^[20]宋元时代是中国古代栽培梅花的兴盛时期,宋代咏梅名家层出不穷,林逋、苏轼、秦观、王安石、欧阳修、姜夔、陆游、陈亮、杨万里、范成大等皆有咏梅名作传世,其中以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王安石的“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姜夔的《暗香》《疏影》为最。“梅文化的发展经历先秦汉魏的酝酿后,于六朝时期正式走进了文学的创作中,后由唐人不断地摹写吟咏,形成了具有独特气质的花卉文学。发展到宋代,梅花就成为花中之翘楚。”^[21]这时的“梅”,已形成了具有独特气质的花卉文学,也就是说,不再是仅供观赏的梅花,拿来食用的梅子,而是成为一种文化,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融入诗歌境界当中,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其意象积淀了丰富的人文内涵,象征着中华民族高洁不屈的精神,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中国古代诗歌中梅的形象的演变还经历了从梅子到梅花的转变,那“莼菜”则是非常直观地体现了植物形象从美食到文化的演变过程。《诗经》中的“莼菜”最为常见的描写是“采莼”,此时莼是作为一种野菜以供人们的饮食之用。“莼”在全唐诗中共出现56次,在全宋诗中中共出现313次,不但没有一次“采莼”,而且单纯的品味莼菜的清爽顺滑之美味的诗句如“店家菰饭香初熟,市担莼丝滑欲流”(陆游《雨中泊舟萧山县驿》)、“明玉剥楚笋,嫩紫庖吴莼”(曹勋《山居杂诗九十首》)也并不多见。和“莼”一起出现频率最高的在全唐诗中是“莼羹”,共18次,在全宋诗中最多的是“莼鲈”,有74次,其次是“莼羹”51次,诸如“因谢陆内史,莼羹何足传”(孟浩然《岷

潭作》)、“鲈鲜仍细,莼丝滑且柔”(白居易《忆东游五十韵》)、“君住松江多少日,为尝鲈鲙与莼羹”(陆龟蒙《润州送人往长洲》)、“盘擎紫线莼初熟,箸拨红丝鲙正肥。惆怅途中无限事,与君千载两忘机”(罗隐《览晋史〈张翰思吴中鲈鲙莼羹〉》)、“樽前已夺蟹螯味,当日莼羹枉对人”(梅尧臣《吴正仲遗蛤蜊》)、“若话三吴胜事,不惟千里莼羹”(苏轼《忆江南寄纯如五首》)之类比比皆是。在诗中,莼菜或和鲈鲙相伴,或以“莼羹”的面貌出现,此时的“莼菜”,已不仅仅是一种美食,而是一种文化符号:“莼羹鲈鲙”和“莼鲈之思”。史载吴郡人张翰为食故乡莼菜、鲈鱼,不惜辞去外地官职,返回家乡重享美味。“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22]从此晋代官场少了一位干臣,而中国文化多了一个典故。“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李白《行路难》)人们在品味莼菜之余更多是在品味张翰的“莼鲈之思”,它不仅表达诗人们思乡之情,而且暗喻文人退隐之意。陆游是绍兴人,家乡的“莼羹鲈脍”常令他魂牵梦萦,“鲈肥菰脆调羹美,麦熟油新作饼香。自古达人轻富贵,倒缘乡味忆回乡。”“莼菜”就这样从生活美食之物,由实入虚,形成文化符号和美学精神,成为轻视功名利禄、具有淡泊超脱胸怀、维护个体人格独立、向往自由自在生活的代名词。

4 结语

植物意象在中国诗歌中源远流长,其肇始于《诗经》,发展于《离骚》、汉魏六朝诗歌,经历唐宋诗歌的吟咏,以“桑”“莼”“梅”“菊”等为代表的植物,慢慢脱离其饮食属性,上升为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和美学精神。“用自然界的植物比附人的道德品格是中国文化讲究自我修养、注重德性发展的传统文化特色的反映。”^[23]通过大数据方式,我们可以直观植物在古代诗歌中的形象演变,在漫长的文学史上,诗人对植物的摹写经历了由关注其客观食物属性到品味其形、色、味,再到比德为人格精神的演变,即从关注植物实用价值到观赏价值最后到审美境界的不断深化过程,形成中国诗歌史上独特的植物形象抒写方式。

参考文献:

- [1] 徐子宏. 周易全译[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369.
- [2] 刘勰. 文心雕龙注[M]. 范文澜, 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493.
- [3]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4]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5] 颜之推. 颜氏家训[M]. 檀作文,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243.
- [6]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90.
- [7] 潘富俊. 诗经植物图鉴[M]. 吕胜由, 摄影.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286.
- [8] 缪希雍. 神农本草经疏卷十三[O]. 明天启四年本.
- [9]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310.
- [10] 杜佑. 通典[M]. 王文锦,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27.
- [11] 葛德燕, 陈祥盛. 桑螵蛸药用历史与研究进展[J]. 山地农业生物学报, 2006(5): 455-460.
- [12] 方玉润. 诗经原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307.
- [13] 王逸. 离骚经序[O]. 四库全书本.
- [14] 王逸. 楚辞章句: 卷一[O]. 四库全书本.
- [15] 潘富俊. 楚辞植物图鉴[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44-46.
- [16] 顾观光. 神农本草经[M]. 杨鹏举, 校注.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7: 92.
- [17] 袁世硕.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112.
- [18] 江朝辉, 王正刚. 论宋代的禅茶诗[J]. 美食研究, 2017, 34(2): 13-17.
- [19] 刘浔, 赖晓君. 从唐宋论蟹诗歌看宋代蟹文化审美趋向[J]. 美食研究, 2019, 36(2): 18-22.
- [20] 程杰. 中国梅花审美文化研究[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8: 106.
- [21] 赵帝. 宋词中的梅文化研究[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15.
- [22]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384.
- [23] 陈映戎. 汉英隐喻中的植物文化意象对比[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3(2): 51-55.

From food to culture

—On the evolution of plant image in ancient Chinese poetry

WANG Zhenggang, JIANG Zhaohui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ibin, Guangxi 541600)

Abstract: The image of plant in ancient Chinese poet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Book of Songs”. The style of the “Book of Songs” is realistic, focusing on the food attributes of plants, and the authors treated plants as indispensable delicacies in daily life. The metaphor of “fragrant grass beauty” in Lisao took the shape, taste, color, and other dietary attributes of plant as the fundamental, from real to virtual, which started the tradition of using plants to symbolize and metaphorize the personality spirit of Chinese poetry. In the poetry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image of plant gradually became a kind of cultural symbol, which expressed the real life in the mode of metaphor.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collection, the software ROSTCM6 was used to extract frequently appeared plant words in ancient Chinese poetry. Through data statistics and image analysis, we can explore the gradual progress of plants in ancient poetry from food to culture.

Key words: poetry; plant image; food culture

(责任编辑: 王芙蓉)